

儋耳古城古迹多

冯步卷

坐落在悠悠北门江畔的中和古城，是儋州（古称儋耳）七朝州治所在地，它静静地演绎千年的历史故事，述说着过往的辉煌和沧桑。沿着光滑的石板街，穿过中和古城衙门遗址里三棵浓密高大的酸梅树，驻足在城北那爬满青苔和树藤的城垣时，仿佛走入一段深邃的历史。手扶斑驳的青砖城墙，仰望城门上裸露的“武定门”三个赫然醒目的白底黑字，这份透着凝重的沧桑感立刻得到了坚实的印证。我的童年是在中和古城度过的，几乎所有铺满玄武石的大街小巷都留有我的足迹，备受着古城那古色古香古味古韵的熏陶。儿时的记忆里，最难忘的是那巍峨的城墙和厚重的城门了。我的母校中和一小，恰好就在北门城垣脚下。小学那些年，放学后我们一群小顽童，总爱邀约结伴登上北门城楼转悠一圈，然后摆开阵容相互打起“石头战”，尽情地体验古代战争的厮杀。据史料记载，唐初在此置州，明洪武二年拓址筑城，六年运石竣工。周长四百七十二丈，宽一丈八尺，高二丈五尺。辟门四个：东曰德化、南曰丁运、西曰镇海、北曰武定。其上各建敌楼，外筑月城，沿城浚濠。增设门楼、塔铺、壕堑、吊桥。后倾圮，仅保留西、北城垣和城门，成为地道的“石头”史书。登上城头，看到北门江绕过古老的中和，弯弯的江水幽蓝幽蓝地流淌，城内的殿堂、古塔、作坊、通衢、巷陌，尽收眼底。

北城脚下州治的州前街有古色古香的关帝庙和宁济庙。关帝庙正殿屋頂，如同一个由十几根巨柱支撑着硕大的斗篷，虽经战火的洗礼，仍安然无恙，曾改作中和一小的教室。关帝庙前左方矗立一座明代晚期建造的石砌宝塔，名叫魁星塔，象征着儋州英才崛起，科甲蝉联。塔座平面作方形，塔身呈八角形，内部空心，共有七层，每层平出短檐，窗作金线形，整座塔外形类似仰莲托宝珠。古塔造型别致，是海南少见的石塔之一。与关帝庙呼应对峙的宁济庙，是儋州百姓为纪念冼太夫人而于唐朝建造的。冼太夫人是隋朝时期岭南越族杰出的民族巾帼英雄。她出岭南、越琼州、下儋耳，为收复和开发海南岛以及倡导民族团结，建立了不朽功勋。北宋文豪苏东坡、南宋名臣李光曾在

宁济庙祭拜后写诗，分别留下歌颂冼夫人的《题冼夫人庙碑》和《儋耳庙碑》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。中和古城的古迹布置错落有致，百步一胜景，每一处都是历史的见证。桄榔庵是苏东坡贬儋州被逐出官舍而结茅居住的故居，位于古城西南隅。光绪十三年城绅曾毓瑛倡议呈请知州崔增端，由本城拨款在此兴办“桄榔书院”，并延师课士，旧址尚存“重修桄榔庵记”的石碑。离桄榔庵西侧不远处有一口古井，相传为苏东坡所挖。苏东坡当年帮助老百姓挖的井，千百年来，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枯过，后人为纪念苏东坡，便把它命名为“东坡井”。

徜徉古城，仿佛置身于一座立体的纵横交错的文化典库。素有“天南名胜”之称的东坡书院就镶嵌在古城东郊，是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谪居儋州讲学的场所。院内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树木葱茏，鸟语花香，设有载酒堂、载酒亭、陈列馆、迎宾堂、望京阁、东坡笠展铜像等十多处美丽的景观，其中“载酒堂”是苏东坡当年以文友会、传播中原文化的地方，取《汉书》中“载酒问字”的典故命名的。苏东坡贬儋三载，不遗余力，设帐劝学，敷扬文教，使乡人受其惠，出现“书声琅琅，弦歌四起”的风尚，开启了“南荒”儋州一代文风，千百年来儋州人一直沿袭着“东坡遗风”。除象征古城文化的东坡书院外，还有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建筑物。丽泽书院为古儋州学，是明代为奉事中琼山进士许子伟，为回馈儋州人养育之恩而择地于东坡书院附近兴建的，是继苏东坡破壁钱兴建载酒堂后又一重大义举。历代教书匠执掌于此，文风大振，曾为儋州东坡希望小学校址，昭示着古城文化教育大有希望。游览古城中，我们发现唐代建造的州署衙门，宋代建造的武署、孔庙、香秀堂、惠隐堂、涌月亭、接官亭，明代建造的宜伦县学、环厢社学、振德书院、社稷坛、天后宫、长泰庵、准提庵、观音庵、四牌楼等三十多处古迹分布在古城各个景点，可惜，由于战火的焚烧和风雨的剥落，现已化为乌有，留给后人叹息不完的遗憾。

“儋耳古城古迹多”，这是文坛巨匠郭沫若一九六一年游览中和古城时留下赞誉的诗句。中和古城的古迹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韵味和魅力，特别是孔庙、宁济庙、东坡书院等名胜古迹，蕴藏着儒家文化的内涵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在《论语》里主张“仁、礼、德”的思想，以“仁”为核心，强调“仁者爱人”。“唯用一好心”的冼夫人、“为民办好事”的苏东坡，都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，深受世人的敬仰和爱戴。学会感恩的中和百姓，以古迹特有的方式，表达对孔子、冼夫人和苏东坡的崇拜和缅怀，就是最好的诠释。返回中和街头，眼前两边崭新的商业大楼，沿着南北轴线鳞次栉比地延伸着。伫立在这商贾往来的闹市，我依然感受到古城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欣见西北城门和桄榔庵等古迹正在修建之中，我聊以自慰。中和这地方，离不开浓郁历史文化赋予我们丰富的人文意蕴。沐浴时代新风的中和古城在新一轮旅游浪潮中，焕发出新的活力，犹如北门江的涛声，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而至……

冬天真的来了！

穿上有些厚重的衣服，徜徉在冬日的暖阳里，寒风拂面而来，时光无声在身旁溜走，行色匆匆的人，来来往往的事，不断地变幻，不断地涌现。

那是许多年前，也是冬天的周末中午，我在遥远的内地读书，与几个要好的同学骑行在宽阔的马路上，路上车很少，行人稀少，大西南的北风很冷，像一把看不见的暗箭把我的脸蛋刮出了一道道微小的痕，阳光很辣，就像蜀地上饮食里的辣椒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年轻的心在青春的季节里飞扬，激荡起的尘埃在我的心中涌动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在尘世里奔波的我们，生活的琐碎，工作的繁复，早已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激情和动感，可是那些曾经年轻的岁月，总会在寒风乍起的季节，轻轻拂去我内心深处的尘埃，清晰在目，温暖成一生不变的眷恋。

不期而遇的季节，在拂面而来的寒风中，总会有一种情怀让我终身难忘。那年我读大学四年级，在医院实习。有个低年级的同乡学妹不幸脑出血，生命垂危，需要立即做手术，可是她的家人在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赶来的路上，没有家属的签名，医生也是很为难。在那样的特殊时刻，有位在医院的同乡叔叔电话里征得家属的同意后郑重地签名担保，他坚毅的眼神没有一丁点的犹豫。他的热情让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很是感动，因为，本来跟他无关的事，本可置之不理，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为挽救生命争取了时间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曾经患病的学妹早已脱离病魔的折磨，身心健康地沐浴着生命的光辉。在这样的季节，总会触景生情地想起那年冬天，生命中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悟，心怀善意，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善待，那些生命的贵人、好人，总会在有心无意里，深情厚谊里，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，像暖阳般呵护生命的周全。

闹冬里的闲，有闲意，更有闲趣。

闹冬里赶集，最有闲趣。

我最怀念的，还是童年时代的闹冬时光。乘着冬闲，跟随大人去邻近的集市去赶集。

赶集需早起。闹冬里的时光醒来的总是迟，因为第二天要早起跟着去赶集，天亮时分我总会早早醒来，悄悄望着没有窗帘的木格窗，窗外和窗内是一样的夜色弥漫，黑魆魆的，这时候就只好继续装睡，但心中对赶集的渴念却是那么强烈，像田野间奔突的小兔子，撒开腿的四处乱撞。那时候，家境贫寒，没有多余的钱买糖果，但集市上铺开在门板上的糖果确实花色丰富，不说糖味的甜，单就那糖纸，总是一遍一遍出现在梦中，整个梦里飘荡着五颜六色的糖纸，飞扬着，逸散着奶香，经久不息。再黑的天也总有亮的时候。

天色初晓。我兀自起床。挤进窗棂的晨光带着凉意，一同挤进来的还有门前高树上的鸟声，带着清凉的水意。

得出门来，父亲早已在院子里装好了两半袋玉米，挑玉米的担顺着墙立着，母亲在厨房里不紧不慢地忙着烙饼、烧汤。

饼是磨面时多磨两次加工出来的黑面，汤是玉米面汤，清清亮亮，这一切准备好了的时候，我们就顺势坐在厨房靠墙的地方，吸溜一碗汤，吃半角饼。“收拾了走！”父亲起身的时候边说边走出房门。我就跟在父亲身后。

父亲担起两半袋玉米，去十里

开外的集市。

去集市的村人一拨一拨出得家门，在村巷开阔的地方有人大声相互吆喝几声，赶集的人们就鱼贯而行。大人，小孩，男人，女人，挑着粮食的，推着自行车驮着草编的，塑料袋子装了猪仔的，总之带到集市上去的都是为了变卖点零碎钱，回来时再购回一些日常急需品。至于孩子们，心心念念的只是跟随大人去一趟集市，看看集市的样子，当然，有时真会吃到一碗凉皮，买回几颗糖果纸包装精美的糖果，女孩子还会买回一团爱不释手的红头绳。

人们相互交谈着，即便是推了自行车的人也绝不骑着，也很难骑着，驮着重物，山路蜿蜒，大家前前后后说笑着，孩子们在人群的长龙中追逐着，奔跑着，叫喊着，这个时候没有人会限制孩子们的一切活动，只要不是顺势攀上路边的山崖，

也不要试图从山崖边跳下来，一切都是最为合理的。

十里开外的路程，在快乐中很快就到了。

大人们开始忙活着将手中的农产品或手工品变卖出去，孩子们三五成群围在门板上堆着糖果的摊点前，摩挲着双手，凝心静气一遍一遍嗅着糖果的香气。如果有大人给孩子买了糖，我们就会围着他，除了焦糖香的味道之外，我们更渴望的是那一张能够反射太阳光芒的金箔纸，那纸揉皱了，再铺展开来捋几遍，就又平平展展了，夹在书页中，是整个童年最值得炫耀的收藏。至今，在我的一本老舍先生的散文集中还藏着好几张这样的金箔纸，那是童年时代永恒的爱，那是一段永不老去的时光深埋在记忆的深海中。

当然，集市上还有菜蔬，墙画，少量的塑料玩具，推着迎风转动的风轮，竹编生活用具，身上披着午后慵懒阳光的牛羊，挣脱了绳子穿梭在人群脚下的猪仔，散发热气的蒸馍，调制了油泼辣子的酿皮，清凉的浆水面。但这一切都不是我所需要的，也不是和我一样家庭经济拮据的孩子所需要的。我们只是在集市上热闹闹腾一趟。

午后，太阳暖暖地照耀着，我们再次鱼贯而行，大人们已多了一份倦意，只有孩子三三两两走边围拢在一起，讲述着集市上的见闻，浑身散发着新鲜的气息。

又是一年冬闲时，童年的集市已然远去，留存在记忆中的馨香，至今散逸着甜蜜的味道，幽远而宁静。

2024年12月5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王霞 主编：吴综绩 美编：王诗波 校对：张美丽

网上新闻：<http://www.danzhou.gov.cn>

今日儋州

温馨往事

点滴雨露润心田

周
五
明

在我小的时候，乡亲们给了我许多无私的爱。它们就像星星，闪烁在岁月的长河中。

邻居龙伯娘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总是弓着的，弯得就像一个直角。她家有两棵橙子树，我们常常看见那些橙子由鸡蛋大小变成拳头大小，最后变成排球般大小，它们在风里摇曳，相互碰撞，发出轻微的声音，这乡间小曲，胜过世上无数美妙的音乐！橙子成熟了，龙伯娘就会把它们分给我们小朋友吃，我一边吃着，一边听她给我们讲故事，那欢笑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回荡。

她还会把橙子黄绿色的皮削掉，将中间黄色的部分做成橙子糖，那黄澄澄、甜津津的橙子糖，至今想起来还会流口水。

每当春节，她总会给我一点小礼物，有时是一把花生，有时是几个橘子，有时是几颗纸包糖。

最难忘的一次是一天下午，我在她客厅里玩，她走到我身边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，里面是雪白雪白的米花，下面藏着一块咖啡色的蔗糖，她把这些倒进我的口袋里，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他的小朋友。

我们村子里唯一的单身汉，我叫他叫端王爷。一年夏天，我们在耘禾，脚下是滚烫的水，头顶是火球似的太阳，汗水从额头上流进我的眼睛里，又咸又酸又涩。

这时端王爷提了一小篮子香瓜来卖。那是70年代，香瓜才卖一毛钱一斤，那圆圆的，绿中泛白的发出诱人清香的香瓜，相继被哥哥、姐姐们买走了，我瞥了一眼，篮子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香瓜。可我身无分文，只能躲在一棵树下乘凉。

这时候，有人用手按着我的头，轻轻的，在我头上来回地抚摸，我扭头一看，只见端王爷那古铜色的，刻满皱纹的脸带着慈祥的笑容，柔和的目光望着我，拿着一个香瓜递到我手上，“孩子，吃吧，不要你的钱！”

村里有一家移民户，是我们县修曹口水库的时候，从山坳里搬过来的。一天，我在她家里玩，她把我拉到厨房的桌子旁，给我端来了一碗肉丝面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吃上一碗肉丝面，是非常难得，非常奢侈的事。我双手接过来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她倚门坐着，满意地望着我笑，仿佛那碗面不是我在吃，而是她在津津有味地吃。可我至今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！

这些爱的片段滋润着我，让我的心变得细腻、柔软而纯净！

校园拾秋

杜学敏

你猜猜
我在秋天的校园里
拾到了什么

几颗金黄的苦桔果
几缕亲在脸上的阳光
几滴落在肩上的雨水
几声热情的“老师好”

清风在耳边窃窃私语
恋家的蒲公英
早在远方安了家
多愁善感的印度紫檀
把爱恋付予了盛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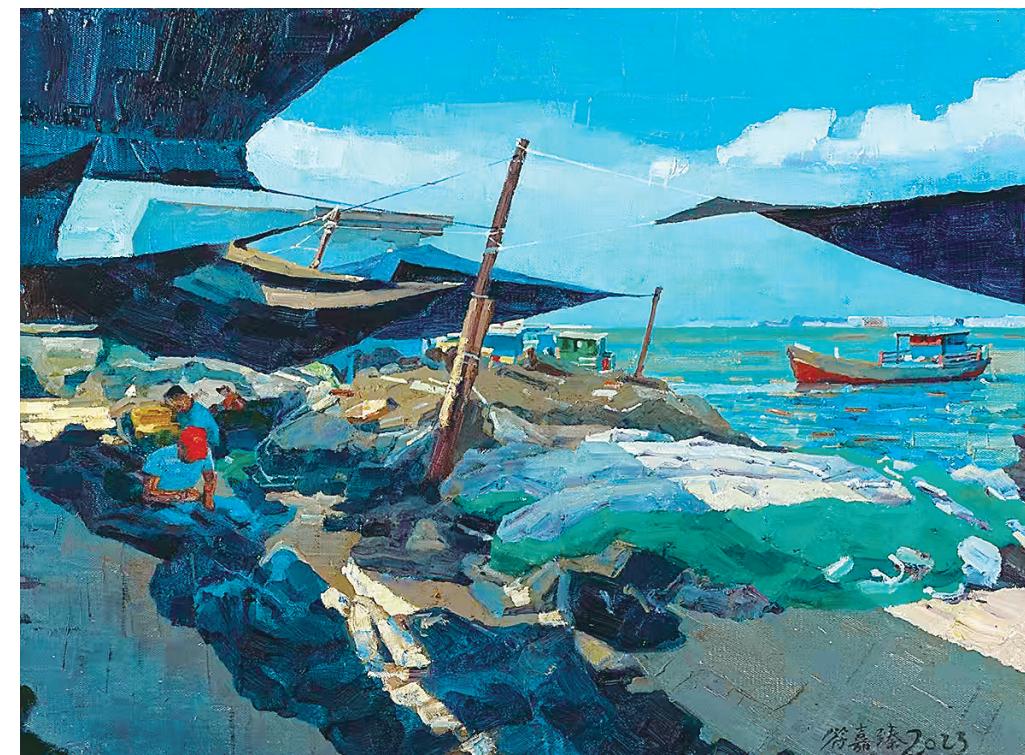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是秋天的过客
在晚秋的画卷里徘徊
再也寻不见
那个二十岁出头
意气风发的自己

或许是
秋天拾起了我
将我和
青色的远山
绿色的落叶
金色的太阳
探进诗意的长河里

乡愁

郎松

村前别路入云深，一副诗囊万里吟。
带走当年河上月，却难带走故园心。



《渔港印象》
(油画)
符嘉臻作

(接上期)就在此时，一个警卫员兴高采烈地冲进来，手舞足蹈着大呼小叫着：“詹队长，詹队长……琼总的冯司令员……冯白驹司令员，马上就到我们五大队了……他的警卫员已经、已经有几个先到我们营地啦！”

“是冯司令员吗？！”詹汉行抓起“伏波鞭”一跃而起，拨开众人，就一个箭步冲出了门外。

听到冯白驹司令员冒着生命危险，亲自从二百多里以外的琼中赶到了琼西，来见五大队的指战员，那肯定是有重大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指令。陈月娥也顿时觉得眼前一片豁亮，似乎听到不远处响起了隆隆的春雷，满天乌云倏地裂开一道缝隙，投下一缕灿烂的阳光。

冯白驹司令员同志，不仅仅是陈月娥的入党介绍人，还是她与詹汉行同志结为夫妻的月下牵红线的大媒人哩！

詹汉行扬鞭催马，一路向南跑出去好几里，却并没见到冯白驹司令员和他的警卫排的战士。正在他踟蹰不前之时，后面的警卫员追了上来，说是冯司令员已经到了中和镇上，他没去丛林营地，而是径直先去了镇上的“宁济庙”。

中和镇上的“宁济庙”，是岛上古代显赫的冯氏家族的祖庙。

海南省儋州市的中和镇，是一座千年古镇。城的四周有完整的城墙，有四孔城门向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洞开。城内“井”字形的街道横平竖直，千年古建筑“宁济庙”，就处在“井”字的正中央。据城上白胡子老人阿公们说，此庙兴建于唐初，是为纪念南北朝时期梁代的“岭南圣母”冼夫人收复海南，并在中和镇上恢复郡制而建。庙宇不大，前后三进。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亲笔御题“宁济庙”大匾额，前几年还悬挂在正门之上。只是因为日寇入侵，国民党军队又来窜岛上，当地老百姓才摘下来悄悄珍藏了起来。第一进大殿后面矗立着照碑，上面镌刻的正是南宋高宗皇帝御笔亲题的庙宇，盛赞冼夫人在海南岛恢复郡制，兴起耕读，是南国南岛上“女神”一

孤岛战旗红
(红色长篇小说连载⑥)
李盛华

之丰功伟绩。

现在中共琼崖纵队赫赫有名的政委兼司令员冯白驹同志，就是岛上冯氏家族的优秀后裔。

詹汉行策马赶到中和镇正街上的“宁济庙”，见庙外台阶上，已有琼总的警卫员持枪守卫。他下马进庙，见到一位身材瘦高、松骨鹤形的背影，正凝视着冼夫人的塑像。

“冯司令！”詹汉行激动的呼喊声，震得寂静的庙宇殿堂嗡嗡作响。

冯白驹司令员转过身来，用食指扣在唇边样和地说：“嘘——勿急，勿躁，请勿喧哗。不要惊扰我古代巾帼神灵哦……”

两位海南岛早期共产党军人握手，拥抱，紧扣双手，步出庙堂院落，然后坐在院墙外细叶古榕的树头下。警卫员端上了搪瓷杯，沏好了热茶，他们俩便紧贴地谈起了当前岛上岌岌可危的军事态势。

詹汉行担心地说：“冯司令，现在全岛森严壁垒，一片白色恐怖。你从五指山根据地到我这里，可是关隘重重千难万险啊！”詹大队长真为冯司令的安全担心。

冯白驹司令员语气凝重地说：“现在整个岛的四周，都被薛岳军队占领并控制了。我琼崖纵队几万人，如今被挤压在岛中央的五指山、黎母山这一块很小的区域里。——全国大陆的形势一片大好，而我岛上的琼崖纵队，却是灾难深重、危机四伏啊！”冯白驹附在詹汉行的耳边，急迫地小声说道：“四野前指邓华司令员已来电，三天后将有一支渡海先遣加强营的精悍部队，避开海口、琼山正面一带的‘伯陵防线’，将会从你们儋州县光村镇或白马井镇附近秘密登陆。”冯司令员神情凝重的说，“这可是第一支过海登岛的先遣部队，一是为了探路，试探以后大部队从临高、儋州一线抢滩登岸的可能性；二是先潜伏下来一部分人马，作为后续大部队登陆的接应；三是与你们儋州的四大队五大队汇合后，增强你们的力量，减轻你们的压力，并和你们一起先熟悉即将大规模登陆点的滩头地形环境……”(未完待续)